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Chao Yue Zhengzhi Haishi Huigui Zhengzhi



“超越政治”还是“回归政治”

马克思与阿伦特政治哲学比较

白刚 张荣艳 著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Chao Yue Zhengzhi Haishi Huigui Zhengzhi



“超越政治”还是“回归政治”

马克思与阿伦特政治哲学比较

白刚 张荣艳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政治”还是“回归政治”——马克思与阿伦特
政治哲学比较 / 白刚著.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9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16604-3

I. ①超… II. ①白…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
②阿伦特, H. (1906~1975)—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D0-0②D09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9706 号

书 名 “超越政治”还是“回归政治”——马克思与阿伦特政治哲学比较

著 者 白 刚 张荣艳

责 任 编 辑 王 溪

责 任 校 对 陈 颖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25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4.25 插页 4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6604-3

定 价 32.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主 编 张一兵

项目总监 府建明

项目执行 戴亦梁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作者的话

尼采说：“喜欢上一个哲人，只是就他能够提供一个榜样而言。”在一定意义上，自己对马克思的喜欢，道理亦源于此。虽然马克思是“漫长的政治哲学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但自己对这位“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却“情有独钟”。从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的学术历程，自己一直对马克思“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精神和理想格外地尊崇和向往，而对他的思想与理论的探索和思考更是甘怡其中。自己深知对马克思这位“千年伟人”只能是高山仰止、望尘莫及，但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借用今天时髦的话说，马克思就是我心中的“哲学男神”。

在当前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和研究中，大致有三条路径：一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入手的“纯粹哲学解读”路径；二是从斯密到李嘉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入手的“经济哲学解读”路径；三是从柏拉图到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入手的“政治哲学解读”路径。比较而言，前两条路径相对成熟并被学界常用，而后一条路径却是近些年方才兴未艾的。我自己在做博士学位论文《瓦解资本的逻辑：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时，选择的主要是第一条路径，同时也借鉴第二条路径，即从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和英国

古典经济学的内在而深刻的渊源关系中,挖掘和揭示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双重批判和超越关系,从而澄明和凸显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辩证法“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博士毕业后,自己有幸进入吉林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政治学理论的博士后研究。在确立博士后研究的选题时,自己仍摆脱不了马克思“幽灵”的控制。而此时,国内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已逐渐兴起并一度成为学术热点。同时,自己又阅读了阿伦特的《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一书,被阿伦特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解读所吸引和打动,于是就产生了“阅读阿伦特”并从“政治哲学”的路径来解读和研究马克思的强烈愿望和冲动。

自己对马克思虽然有过一些“研究”,但“马克思”之于我来说,甚至还是“熟知非真知”。而“阿伦特”之于我来说,则简直就是无知。但通过“小小的阿伦特阅读”,自己马上就被这位“不断卷起种种思想漩涡”的、被誉为“黑暗时代的一盏明灯”的、来自德国的犹太裔而定居美国的“异乡人”所深深感染和激动:“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阿伦特一生都在“充满激情地思索”人类的境况,都在为批判极权主义、恢复和建构人之言说和行动本性的公共政治空间而努力。如果说,马克思是19世纪为人类的幸福而“改变世界”的男“革命斗士”,那么,阿伦特就是20世纪同情人类苦难而“爱这个世界”的女“政治斗士”。虽然阿伦特是最难以定位的思想家,但把她当作当代最杰出的女政治思想家,并不会有太多疑问。有人说西方哲学史上只有半个女哲学家,那就是萨特的终生伴侣波伏娃。而在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本真政治的阐释及人类现代性危机的政治哲学拯救的意义上,阿伦特这位20世纪“不平凡的女性”,应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女哲学家。与马克思相比,阿伦特就是我心中的“哲学女神”。

在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有最为关键的三大思想家及其理论传统:海德格尔及其现象学传统、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

义传统及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一定意义上,前两个传统给予了阿伦特政治哲学以“阐释”功能,马克思却给予了阿伦特以“怀疑一切”的“批判”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阿伦特把自己的政治思想置于同马克思主义相比较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当作一个“坐标轴”,以此来锤炼自己的思想。所以,在这个女政治哲学家的背后,有个“巍然耸立的马克思形象”。这样,就为我们将马克思和阿伦特的政治哲学进行比较,并通过阿伦特来反观和透视马克思,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表面上看,马克思和阿伦特的生活时间相距近百年。马克思面临的问题是自由资本主义之“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因此他的任务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导致不合理的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来“改变世界”,进而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阿伦特面临的问题是垄断资本主义之“黑暗时代”人遭受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恐怖和大屠杀的“生存境况”,因此她的任务是重新反思“政治的本义”,希望通过“回归本真政治”来重建人类自由言说和行动的“公共政治空间”而“爱这个世界”。但实际上,马克思和阿伦特面临着资本主义时代一个共同的人类性问题: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这一“抽象”,既是马克思那里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和支配,也是阿伦特那里纳粹极权主义对人的意识形态恐怖和大屠杀。只不过是马克思和阿伦特为摆脱这一困境所走的具体道路有所不同而已。在根本上,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所以他的道路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改变世界”的“超越政治”之路;而阿伦特首先是一位“学院化思想家”,所以她的道路是“携着传统工具面对未来”的“爱这个世界”的“回归政治”之路。

当然,从政治哲学的视野来研究马克思,并不是说就能挖掘和树立一个“别样的马克思”,而是唯有通过“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才能把马克思作为“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的“马克思”根底里和骨子里的“灵魂和血肉”鲜活地展现出来。但正如阿伦特自己在进行“小小的马克

思研究”时所言：“一解读马克思，就发现不把政治哲学的所有传统放入自己的视野，就不能探讨他。”而阿伦特的这一论断，同样也适用于她自己。要真正理解和把握阿伦特，我们也必须把阿伦特放回到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当代政治哲学的问题域中才有可能。实际上，不管是研究马克思还是研究阿伦特，从思想史入手——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都是不能也无法绕过的“不二法门”。正是由于既将马克思和阿伦特放到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这一“纵”的思想史中，又将马克思和阿伦特放到当代政治哲学视野这一“横”的问题域中，我们才在这一“纵横交错”中挖掘、揭示和比对出了马克思和阿伦特各自政治哲学的不同理论特性及其相关理论诉求。也正是通过这一比较研究，我们方能既借鉴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来反观和透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以此还原、澄明和凸显马克思本真的“革命形象”；又借助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来反观和透视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以此来理解、阐释和彰显阿伦特本真的“政治形象”。

阿伦特谦虚地称自己对马克思的关注是“小小的马克思研究”。借用阿伦特的这一说法，希望自己对阿伦特的关注也能称得上是“小小的阿伦特研究”。

目 录

作者的话 1

导 言 当代政治哲学的兴起:从马克思到阿伦特 1

第一章 哲学与政治: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 11

第一节 何为“政治哲学” 12

第二节 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理论与逻辑 17

第三节 哲学与政治:必要的张力 23

第二章 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的马克思与阿伦特 29

第一节 马克思与阿伦特政治哲学的不同路径 29

一 马克思:哲学的“政治”实现 30

二 阿伦特:政治的“哲学”实现 33

第二节 马克思对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终结” 36

第三节 阿伦特对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修正” 44

第三章 劳动、革命与自由:马克思和阿伦特政治哲学比较(上) 50

第一节 劳动:“自由的”与“必然的” 50

一 马克思:必要劳动和自由劳动 51

二 阿伦特:劳动、工作和行动 54

第二节 革命:“解放”与“暴力” 57

- 一 马克思:革命是孕育新社会的“助产婆” 58
- 二 阿伦特:革命是创造真正自由的“公共空间” 61

第三节 自由:“个性的”与“公共的” 64

- 一 马克思:自由是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 64
- 二 阿伦特:自由是公共领域之内的言行 68

第四章 极权主义、公共领域与现代性:马克思和阿伦特政治哲学比较(下) 72

第一节 极权主义:“根本之恶”与“平庸之恶” 72

- 一 极权主义与“根本之恶” 73
- 二 极权主义与“平庸之恶” 77

第二节 公共领域:“人类社会”与“私人领域” 80

- 一 阿伦特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 80
- 二 马克思的“人类社会” 84

第三节 现代性:“人的异化”还是“世界异化” 88

- 一 现代性的本质:从“资本统治”到“技术控制” 88
- 二 现代性的危机:从“人的异化”到“世界异化” 92
- 三 现代性的超越:“政治生活的复归”还是“生产关系的变革” 95

第五章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视野中的马克思与阿伦特 101

第一节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主要思潮 102

- 一 自由主义:平等的政治——以罗尔斯为例 102
- 二 社群主义:共同体的政治——以桑德尔为例 104
- 三 共和主义:程序的政治——以哈贝马斯为例 107

第二节 马克思政治思想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与超越 111

- 一 “财产的社会化”还是“财产的平等化”:马克思与自由主义 111
- 二 “真实的共同体”还是“虚假的共同体”:马克思与社群主义 116
- 三 “革命的民主”还是“程序的民主”:马克思与共和主义 120

第三节 阿伦特政治思想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反叛与回归 124

- 一 “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阿伦特与自由主义 125

二	“个性显现的共同体”还是“身份认同的共同体”:阿伦特与社群主义	128
三	“古典政治”还是“现代政治”:阿伦特与共和主义	132
第六章	资本全球化对马克思与阿伦特政治哲学思想的挑战	136
第一节	全球性抽象:资本全球化的实质	136
第二节	超越资本的逻辑:马克思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140
一	全球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幽灵”的回归	141
二	全球资本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生存空间	144
第三节	后极权主义时代:阿伦特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沉思	149
一	从“极权主义”到“后极权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技术控制	149
二	从“代议制民主”到“议事制民主”: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的自我驯服	153
结 语	当代政治哲学的走向:从阿伦特到马克思	157
主要参考文献		164
附录一	阿伦特政治哲学述评	170
附录二	作为“第一哲学”的马克思政治哲学	190
后 记		205

导言 当代政治哲学的兴起：从马克思到阿伦特

近些年来,随着“哲学的政治学转向”(赵汀阳语),作为探讨和规划最好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政治哲学正在重新兴起,“哲学”实际上是在走向“政治哲学”,以致政治哲学在今天变得如此重要,几乎成为哲学中的显学。而作为“漫长的政治哲学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①的马克思和“不断卷起种种思想漩涡”^②的阿伦特,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和著作及其相互关系,也因此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当前对马克思与阿伦特政治哲学的研究,正在直接影响着国内当代政治哲学的兴起和发展。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在后人面前,一直是以多重

① [美]唐纳德·坦嫩鲍姆、戴维·舒尔茨:《观念的发明者——西方政治哲学导论》,叶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28—329 页。

② [日]川崎修:《阿伦特:公共性的复权》,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 页。

形象存在的。^①但在笔者心目中,马克思最完满、最真实的形象,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斗志、拥有“怀疑一切”的自由批判精神、一生不停地“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的永不屈服的革命斗士。这也就难怪马克思最好的朋友和终生的战友——恩格斯为什么会盖棺定论地称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的“思想形象”就是“政治哲学家”。对此,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认为:“马克思所产生的影响及其科学工作的根底里的东西……真要说的话,恐怕是他的政治哲学。”^②其实,早在1843年的一封信中,青年马克思就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政治关怀”:费尔巴哈只有一点不能使自己满意,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③所以,英国学者王尔德强调“从骨子里说,马克思是一个政治哲学家”^④,可谓是一语中的。但是,随着20世纪末发生的震惊世界的政治事件——“苏东剧变”,人们开始对马克思的“革命形象”及其“政治学说”产生了质疑。“在我们目前所处的21世纪初露黎明之前,马克思的各种理论以及他对世界的构想在全球范围内都遭到了抵制;以他的名义建构起来的政治实践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

① 如最具代表性的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就认为马克思具有“预言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导师”四重身份(参见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卡尔·马克思”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美国的艾伦·伍德称马克思为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或社会学家以及工人阶级的组织者和革命家(参见艾伦·伍德:《狂飚突进——卡尔·马克思的心路历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英国的伯尔基则认为马克思是“革命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乌托邦设计师”(参见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而法国的雅克·阿塔利则较为全面地概括了人们对马克思不同形象的认定:政治冒险家、金融野心家、家庭暴君或是社会寄生虫,预言家、外星人、头号经济大家,社会科学、新历史学、人类学甚至是精神分析之父,最后一位基督教哲学家(参见雅克·阿塔利:《卡尔·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② [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页。

④ [英]L. 王尔德:《重新思考马克思与正义:希腊的维度》,《世界哲学》2005年第5期。

桶。”^①由此可见,普遍的“政治无力感”是让马克思主义在当今西方失去大众信任的主要原因。

“苏东剧变”之后,以美国的福山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已经“消亡”,而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获得了全面的胜利,“历史终结”了。他们宣称:“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确确实实已经灭亡了,所以它的希望、它的话语、它的理论以及它的实践,也随之一同灰飞烟灭”;他们高呼:“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经济自由幸甚,政治自由幸甚!”^②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历史已经“终结”的呼声可谓甚嚣尘上,鼓噪一时。但与之相对的是,西方一些左派学者,却对“历史终结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历史并没有终结,“已经死亡的是作为现代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是与自由主义的现代理论一起被精心制造出来的,而且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自由主义的激励。而没有死亡的是作为对现代性及其历史表现、即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③ 所以,真正终结的只是背离马克思的“苏联模式”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苏联的解体,如果不表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终结,那也表明正统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的终结”。^④ 这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但又必须回答的问题:“苏东剧变”之后,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 按美国学者詹明信的看法就是“哪一种马克思主义将存在于晚期资本主义?”^⑤而其潜在的含义就是作为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在“苏东剧变”之后还有没有生命力的问题。对此问题,以法国学者德里达、德国学者哈贝马

① [法]雅克·阿塔利:《卡尔·马克思》,刘成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②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5—76页。

③ [美]沃勒斯坦:《苏联东欧剧变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载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④ [美]凯尔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终结》,载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⑤ [美]詹明信:《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载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斯、美国学者詹明信及英国学者吉登斯和伊格尔顿等为代表的许多学者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①在此意义上,真正的马克思不但没有死亡,反而获得了“新生”,马克思及其幽灵“回归”了。

在今天政治哲学的重新兴起和人们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关注过程中,美籍犹太裔著名女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功不可没。作为“黑暗时代的一盏明灯”^②,汉娜·阿伦特以其思想的显著原创性和令人不安的非正统性,被公认为20世纪政治思想最伟大的“局外人”之一。^③但这位“来自远方的姑娘”(席勒诗),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异乡人”,一直坚持对人类黑暗世界的独立思考。阿伦特很喜欢学生们送给她的“又来了个罗莎·卢森堡”这个“绝妙的赞词”。在国外,自20世纪50年代《极权主义的起源》问世以来,阿伦特的思想就逐渐引起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文学和美学等领域的广泛关注和研究。而后她的思想和著作又受到更多的关注,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阿伦特的著作及其影响更具有世界性而不仅仅是在欧洲和美国。她的著作“犹如一个采矿场,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发掘出一块弥足珍贵的宝藏。”^④可以说,今日之阿伦特在世界范围内是声名鹊起,“除她之外,还没有一个20世纪的政治作家受过大家如此多和如此广泛的关注。”^⑤与国外研究状况相比,国内对阿伦特的研究起步较晚,基本上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而进一步的展开则是在进入21世纪后到现在10多年的时间。但在这短短约10余年时间里,阿伦特却成了国内政

① 参见陈学明、马拥军:《走近马克思——苏东剧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的思想轨迹》,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美]詹姆逊:《重读〈资本论〉》,胡志国、陈清贵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英]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李国亮等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

② [美]扬·布鲁尔:《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刘北成、刘小鸥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③ [英]玛格丽特·卡诺凡:《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释》,陈高华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④ [德]罗·科勒尔编:《汉娜·阿伦特/海茵利希·布鲁希尔书信集》“代中译序”,孙爱玲、赵薇薇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⑤ [美]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